

亲爱的，飞

当生活让我们放弃许多，惟独不能放弃自由，是否？
什么时候，需要什么能量，我们可以飞？
是艺术模仿了生活，还是生活模仿了艺术？

王唯铭 著

文匯出版社

“早潮三部曲”之一

亲爱的，**飛**

王唯铭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亲爱的, 飞/王唯铭著.——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496-0472-2

I. 亲...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4319号

亲爱的, 飞

著 者 / 王唯铭

责任编辑 / 朱耀华

特约编辑 / 谢海阳 甫跃辉

装帧设计 / 张志全

封面摄影 / 老 丘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200041)

经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上海新岛印刷厂

版次 / 2012年5月第1版

印次 /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开本 / 890 × 1240 1 / 32

字数 / 170千

印张 / 8.75

印数 / 1-3200

ISBN 978-7-5496-0472-2

定价 / 28.00元

谨将此书献给中国大地

上一切暂未成功但

始终心怀朝阳

般灿烂梦想

的朋友们

目 录

楔 子		001
第一章 没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		005
第二章 邂逅FKNY夜店		038
第三章 “叫汪铭，不叫鸭子”		079
第四章 潮女靠什么争夺		120
第五章 父债必须子还		157
第六章 生命有些沉重		198
第七章 只为自由而飞翔		229

楔 子

这一刻，世界突然地岑寂了下来。

“大黑”也被施了魔法般地停止吠叫，十分惊惧地看着汪铭。

就是那颗从这天的清晨起便散发着极为酷热气息的太阳，温度也似乎骤然下降。

唯有手表上的长短指针，却以永恒不变的节奏指向那个决定性时刻。

汪铭眯缝起眼睛，他很真切地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并不急促但显得相当沉重的心跳。

这太罕见了，晕。汪铭的头脑中刹那间掠过这个想法，这么看来，到底，我还是紧张了，到底，我还是没有控制住对未知结果的那份恐惧。

“穿越部落”里，汪铭不仅以超群的跑酷技艺为人推崇，而且，又以向来无欲无求的平和心态博得大家伙的夸赞，成了这群人中一个毫无疑义的特例。也因此，内心中，汪铭曾反复地要求着自己看淡、看轻这次“戴维·贝勒飞翔”，那不过是又一次游戏而已。但此时此刻，汪铭分明还是感觉到阵阵发自内心深处的紧张。

这瞬间，汪铭想起一年多前某个下午，“小妖”在拜他为师后曾经提出的一个问题：“师父，当要你做高难度的飞时，你会害怕吗？”

汪铭记得自己当时的回答是：“当然也会害怕，有时非常害怕。但要记住，你可以害怕在前，也可以害怕在后，但决不能在腾身而起的刹那间害怕，不能，绝对不能。”

小妖问：“害怕了又会怎样？”

汪铭的回答更其简单：“不是摔得遍体鳞伤，就是直接死亡。”

那么，不能害怕，现在要抛掉任何害怕的想法或感觉。

汪铭睁大双眼，他下意识地将双拳紧握，先面向着一片白光的天空，随后将视线移到大家伙的脸庞，又努力落在在小妖那张汗水直淌的脸上。

汗水正从汪铭脸颊上虫子般痒痒地爬过。

电光石火之间，汪铭已感觉到双脚正钉子般扎在地上，力量正从地面反涌而上，迅速地贯通着全身。头脑现在如同他所要求的那样，空无一物的单纯，他已经听不到自己的心跳之声。

这正是自己所要的飞前的感觉，汪铭心想。

小妖将右手高高举起，随后是他那声充满了神经质的叫喊，又迅即，叫子的声音异常凄厉地划破了空气。

汪铭即刻起跑。

从汪铭站立的地方到他腾身而起的七楼顶层边缘总共是30步，为此，在七楼顶层他不知练习了多少遍。

汪铭开始加速。

风从汪铭耳旁掠过。

太阳似乎向着汪铭迎头扑来。

穿越部落全体成员的脸庞也从汪铭眼前一闪而过。

内心里，汪铭数着步子，是咬牙切齿的那种意思。

20、21、22、23、24、25、26、27、28、29……数到29时，汪铭狂暴地喝了一大声：“飞了啊。”

就在汪铭将要跨出最后一步时，就在他将要长把长久蓄积的能量于瞬间爆发，而爆发的能量又将推动他的身子腾空而起，那股强大的推力先让他以反自由落体方式在瞬间克服着地心引力，鸟儿般地从空中飞过那条三米半宽的深渊，又随后，如同那个伟大的戴维·贝勒般轻盈飘落，在一个最为完美的落地翻滚的跑酷动作中轻松而起时，一声“爱情万岁”的叫喊骤然跳将而出。

是尖利而变调的女声叫喊，发自对面厂房，不可思议的突兀。

紧接着，汪铭的视网膜上出现了一个人头。

那是黄因因的脸。

一张妖媚至极又极度狂热的脸。

这张脸探出在四层厂房的消防梯顶端。

汪铭的神经元以亿万分之一秒的速度进行着解读。

汪铭却无法收脚。

汪铭知道，倘若这时突然收脚，那么巨大的惯性力量将使他从七层楼房顶层以伽利略预言的方式坠落而下，而这种坠落的结果只有一种可能：粉身碎骨加一命呜呼。

一切不可逆转，唯有一往无前，腾空而起。

如同出膛的子弹、发射的弓箭，汪铭飞到了空中。

他感觉到风托起了自己的身子，太阳的光芒在前面剧烈地闪动，他是那么自由、那么轻松地呼啸向前，似乎可以无休无止地飞到世界尽头，甚至可以一直飞到世界末日。

随即，大地先是猛然一沉，又山呼海啸般地向他涌来。

四层厂房平台急速地扑向汪铭。

汪铭的那双 NIKE AIR MAX-2009 跑步鞋已经踏到四层厂房的顶层，凭借着本能和多年来反复训练产生的下意识，他做出了跑酷中最基本也最难以完成的动作——落地滚翻，但就在这间不容发之际，

黄因因歇斯底里的叫喊对汪铭还是产生了干扰，这种干扰极为微妙地影响了他的精神世界，进而让他的卸力动作产生了致命的变形。

一阵剧烈的疼痛从脚下汹涌而来。

汪铭的内心一片黑暗。

第一章 没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

第一节

多年前那个阳光特别刺目的上午，汪铭站在居住了整整15年的亭子间中央，对着老爸的脸庞暴怒地喊出一句“老头子，你再敢拦我，我就杀了你”的话后，那一瞬间，他感觉到的便是冥冥中一直在渴求的自由涌动，这份感觉，无法言说、无法形容，但痛快淋漓、酣畅至极以致物我两忘。即使过去多年后，每当他充满愧疚地回想起那日情景，内心却还是能十分真切地体察到那份无边无际的自由感。

那时，随着这声暴喊，汪铭猛然一把将老爸推开，又凶狠地拉开了漆成奶黄色的亭子间木门，噔噔噔地踩着早已腐朽开来的木楼梯气势汹汹地走下楼去。

石库门后门外，汪铭先与四楼小阿姨撞个满怀。

小阿姨那日打扮得山清水秀，身上宛然桂林山水般的一派风光，嘴里念念有词地哼着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完全没有料到石库门后门会突然打开，更没想到会蹿出汪铭这么一个大活人。说时迟，那时快，一个趔趄，身形又左右摇晃几下，尽管稳住了身子，但手中拎着的菜篮子已然脱手，里面装着的河鲫鱼、小青菜以及一大块蹄髈撒得横弄地面上是一天世界。

“阿哟哟，阿哟哟，阿铭阿阿铭，动作雅点好不好？好不好？依

五筋狠六筋的样子，摸彩得大奖了？还是徐老爸大吊车了？”小阿姨尽管心里一肚皮的气，口气里却只有调侃。

汪铭却像全然没有听进片言只语，哪吒般地脚下生有两个风火轮，向着直弄连跑带奔而去。

横弄与直弄相交处，汪铭的身子又差点撞到早已老态龙钟的张宏姆妈，后者尽管没有像四楼小阿姨那样有个趑趄，但活生生地被汪铭吓了一跳：“囡囡啊囡囡，啥事体介急？老清早又不赶火车，依介投做啥啊？”

碰到往日往时，不要说张宏姆妈，就是小阿姨那声嗔怪，便足以让汪铭停下脚步、低下脑袋，15岁的他尽管心存狮子座般的霸王之气，但里弄中进进出出却从来都是双鱼座般的温柔多情。

今日不同。

浑然不觉中，汪铭对最最亲爱的父亲作了叛逆，那叛逆随着他自己后来也感觉匪夷所思的一声暴喊喷涌而出。那时候的他全身心都沉浸在狂热的情绪中，在这股情绪左右下，他向来简单但好使的大脑不作任何思想，只是感觉着连走带跑中那种发自肺腑的快感，还有将全部的人生桎梏统统扔光后的那份自由奔放。

既然他对自己最最亲爱的老爸都这么暴喊了，还会在乎小阿姨、张宏姆妈的感受吗？

汪铭一路狂走而去，出了第一代石库门的天河里后，便打开大腿更加汹涌澎湃地奔跑了起来，这是他15岁生命中的唯一情景。

汪铭感觉到自己正御风而去。

那便像老头子经常说的庄子般地逍遥九万里。

马路两旁的无数小店都在他的眼帘中一一掠过。

黄陂南路上，汪铭索性与109路公交车比拼起来。

因了马路的狭窄，因了不时地在马路上横街一蹿的野狗、野猫，

还因了那些似乎不可一世地开着助动车、电瓶车的男男女女，最关键的，因了汪铭天赋的速度和能量，汪铭撒野地超出公交车远远一截。

汪铭一气地跑到距离老家天河里有好几公里的日晖港一带，趴在泛着浓重铁锈味的大钢包上，亢奋的情绪方才有点降落。

江水在汪铭眼前以它永恒的节奏涌动着。

天光明亮，空气澄清，这让汪铭清晰地看到对岸的许许多多物象。

自小以来，每当汪铭心情不快或十分郁闷，总会到这里消气解闷。在这里，黄浦江明显地狭窄起来，听着早潮或晚潮的不变的声响，看着闪闪发亮的江面中一个接着一个的漩涡，每每这时，少年汪铭会慢慢地做回本真自己：平和温顺，尽管个性坚强。

那刻，听着黄浦江的阵阵涛声，汪铭内心的暴怒一点点地消失。又过了一些时候，一阵愧疚便毫不含糊地压在了他的心头：咦，我怎么可以这样凶狠？怎么可以这么对待老爸？

汪铭与老爸汪红旗原本毫无缝隙，简直是如胶似漆般的亲密无间。

矛盾的起因是在两周后的升学考上。

天河里的亭子间，汪铭平心静气地对他老爸说，初中马上就要毕业了，以他现在的成绩，进“向明”这样的市重点或许有些问题，进“卢湾”这样的区重点还需努力一把，但进卢湾区任何一个“普高”，譬如“比乐”啊、“马当”啊，都是三只手指捏田螺般地稳当。但即使他有进普高的实力，现在也想要放弃了。

老爸汪红旗先还没有明白过来，便疑窦丛生地问了一句：“阿铭，依啥个意思？”

“意思嘛，老爸就是这个意思。”汪铭的声音比一开始稍微地响

了一点。他说自己不想再走天河里、卢湾区、上海乃至中国所有男生女生都在走的那条道路：小学好了考初中，初中好了考高中，高中好了考大学，大学好了考硕士，硕士好了考博士。他既不想读高中，也不想考大学，更不想考什么狗屁硕士、狗屁博士，他绝对不想一路考啊考的，将生命浪费在考试上，最后成为一个社会承认自己却不认可的那种人。

听汪铭这么说，汪红旗这才基本明白了宝贝儿子的真实想法，这让他有点发急，连声说道：“阿铭，阿铭，依哪能会有格些想法？”

“哪能会有格些想法？老爸，你不会介没记性吧？所有的想法全都是你灌输的啊，所有的认识也全都是你培养的啊。”汪铭从来没有这样的振振有词，海牙法庭法官般的理直气壮。他不慌不忙地告诉老爸汪红旗，自己之所以想要彻底放弃考高中这条所谓的上海青年必经之路，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番离经叛道但其实无比正确的想法，全都拜老爸十多年来的言传身教所赐。

汪红旗右手轻微地一抖，手中一块抹布差点掉落，看着儿子汪铭，有从来没有过的陌生感，只得瞠目结舌地问：“依，依，依这又是啥个意思？”

汪铭的声音更响了点，依然不慌不忙，却是从来没有过的滔滔不绝：老爸，十年前，我5岁，你带着我到人民公园的草坪上玩。那天你带着一把最心爱的吉他，在草坪上唱着《一无所有》，我呢，在草坪上随着音乐节奏连翻了十多个跟斗。后来你不是这样对我说了吗，好，很好，非常好。阿铭，你这样真正好啊，无忧无虑、随心所欲，一个跟斗接着一个跟斗，什么都不在乎，什么也不必在乎。阿铭啊，你要知道，该来的总会来的，不该来的用足心思还是一个白搭。因此，阿拉爷跟侬子，什么都不想追求，要追求的，就是自

由自在，就是无拘无束，就是天马行空……

汪红旗听了，想了想，再想了想，感觉似乎是有这么一事情。

汪铭还没有结束，还在一泻千里：老爸，你应该还记得吧？三年前，我12岁，你开着出租车将我拉到共青森林公园。我们在桦树林里野餐，吃的是火腿香肠面包，你还喝了十来听贝克啤酒。那天，你说得更加明确，儿子啊儿子，人生在世，大凡普通男女追求的只是“功名利色”这四个字。我问老爸，什么叫功名利色？你给我解释道，所谓功，就是权力；所谓名，就是名声；所谓利，就是利益；而所谓色，就是男色女色。随后，你又说，权力也好，名声也好，利益也罢，男色女色也罢，其实，儿子依听好了，统统都是假的。所有在苦苦追求的人其实既没一个搞懂也既没一个清爽。就算依做成了熊仁义一样的富翁、做到了郑少华一样的正局，但到了铁板新村只能困一口缅甸红酸枝木棺材吧？上天堂带不走一分一厘吧？因此，人生在世最重要的东西其实就是内心快乐，就是真正的幸福感，有了这种快乐、这种幸福感，人生才有意义，生活也才叫做生活。

汪红旗听后，又想了想，再想了想，发觉汪铭讲得一点也没有走样。那天，共青森林公园，野餐时候，十听贝克落花流水般地进了肚皮，他汪红旗面对身外的这个冷酷世界，面对自己40来年的坎坷人生，就是这样地教导着儿子汪铭，他还将对儿子的教导化为自己的内心体认，这体认还坚硬如铁地坚持了一段日子。但汪红旗没有跟儿子汪铭说出口的是，在共青森林公园，当他对儿子像煞有介事地一一教导时，其实心里已经有点发虚。其他就不去说了，光是上海的房价就让他汪红旗有一败涂地的感觉，倘若他汪红旗跟儿子汪铭这一生都得在天河里亭子间度过，还会有什么内心快乐？还会有什么真正的幸福感？

三年后，当汪红旗站在天河里亭子间听汪铭一五一十地回忆往事，汪铭根本不知道的是，老爸汪红旗正对自己的人生作着重新省察，而这种重新省察有可能根本性地颠覆他向来持有的自由主义人生观点，也因此，汪红旗有些急吼吼地向汪铭发问：“不考高中，你在家做什么？吃老米饭啊？”

“当然不可能光吃老米饭。”汪铭不假思索地回答，自己早就想好了，去考个商业职校，一定要跟厨艺什么的有深刻关系。毕业后，手上有一门独门秘技，去上海滩的无论哪个大宾馆、大饭店做个硬碰硬的厨师，时间长了再做个总厨，这样的人生一定不错。老爸啊，不知听多少人说了，在外国，尤其是欧洲，一个有独门秘技的总厨跟一个德高望重的教授一样地受人尊敬呢。

汪铭不说也就罢了，听了这回答让汪红旗明显的火冒三丈。刹那间，他想到了自己的前妻，一个无情无义的女人，第一次让这个无情无义女人红杏出墙的不就是一家四星级宾馆的大菜师傅？想到这里，汪红旗有点恶从心中来、怒向胆边生的意思，他嗓门极高地叫道：“依可以扫垃圾、踏黄鱼车，就是不许去做大菜师傅！”

汪铭一个发愣，因为从他记事起，老爸这样大嗓门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他无法知晓汪红旗那刻的心理活动，他也完全不想知道，在此情状下，他只想离开这里，便有一个夺门而去的姿势。

没有想到老爸汪红旗一把将他抓住，还恶狠狠地说：“依到哪里去？去考大菜师傅的学堂？”

汪铭被老爸这一把抓得十分不爽，火气从心底猛然蹿出：“是又怎么样？”

“啥个叫是又怎么样？依小赤佬昏脱了，我养了依整整15年，依现在竟敢讲这种话，我勿好好叫收足依，我就不叫汪红旗。”汪红旗火冒三丈，他一把拖过汪铭，有硬要他在那张克罗马椅子上坐下

来的意思。

几次推搡，一番纠缠，定然是鬼使神差，那汪铭看着白色天光下老爸这张饱经风霜的脸，一股冲天怒火猛地攫住了自己，只听得灵魂出窍般地一声暴喝：“老头子，你再敢拦我，我就杀了你！”

说完这话，他一把推开老爸汪红旗，拔脚冲出亭子间，噔噔噔从天河里一路杀将而去。

现在，在黄浦江边，逐渐地平静下来的汪铭快速将刚才发生的所有事情在脑袋里过了一遍，他万分惊诧自己竟然会对老爸说出这种不是人话的话来。我这是怎么了？发疯了？发狂了？发神经了？在连连自责中，浓重的愧疚笼罩住了汪铭心头。

不过，笼罩归笼罩，个性倔强的汪铭却不会轻易地向老爸低头，即使老爸是他的生命最爱。

当夕阳收尽它最后一缕光芒后，汪铭离开了黄浦江边这个堆栈，漫无目的地一路走去，真正地失去了方向：回家吧，这绝不可能，至少这个夜晚绝不可能；在外面过夜吧，又能够去往哪里？倒不是说没有几个铁杆同学，是因为没有过类似经历。那么，只有去网吧玩它个一整夜了。

汪铭果然去了老家附近那个叫“嗨极了”的网吧。他在里面打了四五个钟头的游戏，天昏地暗地将时间全然忘记，直到不知是胃袋还是大肠发出一阵阵叽里咕噜的壮丽声响，这才发觉自己还没有吃过晚饭。正想着如何应付这个局面，不料，山寨手机一声响动，原来有条短信发来，是老爸的，话语不多，简简单单七个字：阿铭依好回家了。

汪铭看着短信，心头蓦然地一阵发热，但转念一想，便又加固了一下自己的意志。他在心里还有点发狠地说：想叫我回家？有这么便当？不是非要干涉我吗，现在看看谁比谁犟啊？老头子啊老头

子，今天我不回家了，我就是要气气依，看依以后还敢不敢来干涉我的人生。我的人生只能自己做主，任何人别想来插上一脚。

不过，汪铭最终还是回了家，因为在接着的一个小时里，老爸汪红旗给他发了六条短信，平均十分钟一条，这让汪铭不得不败下阵来，他就是再拧，也不会拧到与老爸绝情的程度。

进了天河里亭子间，汪铭也不看老爸一眼，只是气鼓鼓地将身上衣服胡乱一扒，爬上那张他们父子俩睡了多少年的四尺半床的里头，很快便装出一个沉沉入睡的模样。但其实汪铭毫无睡意，那个长夜，他不仅清晰地听到了窗外传来的野猫发情的叫声，还听到了老爸在床的一边辗转反侧的所有动静，那动静中似乎还含有老爸极轻微的叹息之声，这让汪铭心头泛起了一种不忍，但具体不忍着什么他又说不清楚，正是在这样的感受中，他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

三天后，还是在天河里的亭子间，父子俩又有了一次对话。

汪红旗先对汪铭说，他同意阿铭的选择，我们不考高中了。

汪铭听后，瞬间有如释重负的解放感觉，自由了，我终于自由了，他在心中很凶猛地叫喊着。

接着，汪红旗又说，他四下打听过了，打听的人不止十来个啊，最后同意“搭班”的结论，如果阿拉阿铭想走一条不寻常道路，想要有一种独特人生，那么，最好的选择不是去做大菜师傅，而是报考上海信息技术学校，去那里学一门刚刚开出来的数控专业。“阿铭，依晓得哦？中国现在就是个制造大国，以后更要做全世界第一的制造大国，因此，对中国来说，现在最最紧缺的人才是什么？告诉依，不是白领，不是灰领，不是金领，而是高级蓝领。依晓得啥个叫高级蓝领？就是看上去干的是普通蓝领生活，就像老爸这样，但实际上动的是白领的脑子。工作辰光，依只需要编编程序，在玻璃房中操纵计算机，不需要使用回丝，因为两只手没有一点点的油腻，这就